



# 拍電影 表達自我

## 紅野狼，思念構成！

蔡翼鍾：「拍電影對我來說是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我也希望現在的年輕人都可以找到一個特別的方式把心裡的話給說出來。」(攝影：李慧臻)

訪：電工系蔡翼鍾  
文：王麗娟

電子工程系蔡翼鍾，在2008年底完成了第一部電影作品「紅野狼」，兩場放映會都大爆滿。從此，蔡翼鍾多了一個頭銜，電影導演。

「紅野狼」這部電影拍攝的劇組，包括了交大橫跨許多系所的學生，包括有電工、外文、傳科、管科、生物科技等等系所。融合了宅男、線上遊戲等等流行話題，顛覆了男追女這種戀愛模式，聯手打造屬於他們的校園浪漫愛情喜劇。

蔡翼鍾才20歲，就能夠找到20個人支持他，讓他以口袋裡頭僅有的五千塊錢，花下一年半快兩年的時間，拍攝完成「紅野狼」

這一部長達七十五分鐘的電影。

形容一下你自己在學校裡頭或是在生活當中，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蔡：我自己會覺得我自己是一個特別的人，但是在我同學眼裡他可能就會覺得我是一個奇怪的人。就像拍電影。一個電子工程學系的學生拍什麼電影，這是比較特殊的想法。

你的動機是什麼？

蔡：當初只是拍好玩的，因為我有一些比較短的作品，五分鐘的或是一個小時之內的短片或是MV，那個時候我們大部份都只是

在營隊裡面或是在網路上播放。我們2008年底拍「紅野狼」是打算拍一部比較接近電影片長的作品，然後在更公開的場合播放。像是電影院，不過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啦，所以我們就在學校找到一個人文電影館裡面播放。

**聽說你是一進交大，大一就在想這個事情了？**

蔡：對，我一進交大我第一件事情其實就是說服我媽他們買一台DV我。花了三萬塊吧，那只是一個家用的那種小DV，那種手持的小DV而已。

**你說你以前就拍過。以前拍的東西是什麼樣的性質跟內容？**

蔡：呃，我高中時期的作品，最早那個時候是我們在做科展。就是一些專題的研究，在做科展要去比賽。那個時候還是用相機拍的，就是用相機拍然後加一些字幕，然後把他做成一個小短片，變成我們的介紹短片。然後後來我們班在專題發表會上面，我又為了我們這一個團隊還有我們整個生物組再做各一部的介紹短片。

**那些作品應該讓你得到了很多很正面的反應，加強了你的信心，對嗎？**

蔡：算是吧，我自己看了我還滿開心的，那個時候啦。其實別人的反應當然也是一個原因啦，然後自己覺得自己一手把他做出來也是一個很有成就感。那當然也就會有一些挫敗，像是我們第一次播就播不出來，差一



洪天琅(陳易麟 飾)：洪天琅是一個交大電子的學生，這張圖是他打工送報紙的照片。

點就是...

高中時的專題發表，到了要播放那一天，結果投影機不知道為什麼他它就不動。我們現在判定是接觸不良啦，但當初不知道為什麼，然後在那邊搞了好久，整個排程就Delay了。那是當年的狀況，所以，現在要播之前，我們一定都會先去測試場地，學乖了！！

**高中拍過一些作品，拍出了自信與興趣，所以進了大學就想要拍一部電影。你覺得實踐你拍電影的夢想，所跨出最大的第一步是什麼？**

蔡：能夠真正讓我有能力去執行一部大型創作，是我大一暑假參加「九降風」擔任劇組的實習生。「九降風」是在新竹拍的一部國片，導演是林書宇。為什麼我覺得這件事可以成為我真正能夠執行紅野狼的創作計畫，一個最主要的因素是，雖然我只是一個實習生，所做的大部份工作是倒茶，或者幫忙買一些東西這種比較零碎的事情。可是我在那個劇組裡面，我才真正看到說一個電影

是怎麼樣拍出來的。

我沒有上過任何相關的課程，簡單來講我沒有受過這樣子的教育，不過在這一次實戰下來，我不敢說我非常清楚整個劇組是怎麼運作的，但是我知道說，這些工作該怎麼分配，然後每個人應該做哪些工作。

**哇！你很棒耶，你一邊倒茶打雜，就在觀察、學習了。**

**蔡：**我覺得只是興趣使然啦，因為真得很好玩。我覺得也是因為我是實習生，所以我有辦法接觸到這麼多，每個組都去稍微探聽一下。我真的只能說大概了解，因為這東西真的非常的專業。

**實習了多久？**

**蔡：**將近一整個暑假啦，嚴格來講大概是一個月左右。從早到晚，很多事情。

**「紅野狼」的劇本是怎麼來的？**

**蔡：**「紅野狼」的劇本最早是我和我的同學 - 翁雋明，他是我們的編劇。然後我和他在生活中有一些共同的感想，這也是拍電影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有話要跟世界講，可是我們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跟人家說。對啊！因為我們兩個就是非常一般的，電子工程系的阿宅。

**舉一個小故事，是你在拍「紅野狼」這部電影的過程當中，讓你最難忘的挑戰。**

**蔡：**我自己最喜歡的一段是這樣子，就是



冷涵穎(詹以晨 飾)：冷涵穎是傳科女生，她手中的星辰花是戲裡的重要象徵。

「紅野狼」他的小說裡面，有很多部分是男女主角在虛擬世界，就是線上遊戲裡面約會。這對電影來講真的是不怎麼好拍。

因為我不想要讓觀眾，我相信觀眾也不期望是看到兩個人，然後真的就是用螢幕擷取，然後兩個人物在裡面對話。這樣子第一個沒有聲音，第二個也沒有什麼趣味。

可是我也不可能讓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約會，因為這樣子又跟劇本不一樣。所以我就必須要想一個辦法就是，到底要怎樣去取得這樣子的一個平衡。所以那時候我就把劇組幾個核心的夥伴召集過來，討論說要怎樣去呈現這樣子一個劇情。

到最後我們就逆向思考回去，我讓他們穿上代表他們在那個遊戲裡面的人物的服裝，然後讓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約會。那因為那些服裝看起來就像cosplay這樣子、很不一



許願樹：許願樹下的兩個人，看到如此美景卻有不同的心情。

樣，而且你也看得出來說，應該說如果你看看整部電影，你有真的在看沒有睡著的話，其實你很容易就可以認出說：喔這個就是他在遊戲裡的角色，然後他們在一個很不一樣的場景。雖然都是在交大裡面，我敢保證這些全部都在交大校園裡面拍的。

**能夠找了很多不同系、不同所的人一起來投入這件事，就變得非常重要。你怎麼找到那麼多不同系、不同所的人跟你一起做這個事情？**

蔡：我覺得第一個還是觀察，觀察你身邊到底有哪些資源，相關的資源，然後觀察你身邊的人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雖然你說拍電影，一個大學裡面幾乎不會有人真的有拍過電影，可是他的所學，或者是他所接觸過的一些事情，他的經歷，可能可以拿來做拍電影的一個用途。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在找，像演員我們就從戲劇社，這是非常簡單的，那因為他們本身就會做一些表演。其他的話我們就會盡量找相關的，像是當時的製片其中一個是管理科學系的，然後我們盡量就是把一個職位

然後分配給一個有這樣子能力的人。

**嗯，Clock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能夠凝聚這麼多不同系所的人，重要的關鍵是什麼呢？**

蔡：「不但要有夢想，而且還要有計畫」。尤其是大學生啦，因為我們做的事情不是以賺錢為目的。所以有的時候就會夢，我們的夢想，就會慢慢慢慢地就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我覺得要把大家的能力，大家的時間聚在一起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除了有夢想之外，我們要有計畫。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麼，然後也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然後我身邊的人，也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事情。我必須要讓他們覺得這不是在浪費時間，當然前提是我們這件事情要夠有意義或是夠特別，然後才能把大家聚在一起。

其次是「挫折」。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敢說自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領導人，我自己也不是，我們都是從挫折中去學習。然後每一次的挫折，不管它是大還是小，對我們來講都是一種成長、一種更新。

當我們遇到了問題與挫折，我們要想清楚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然後試著去克服他。那如果我們學起來了，那就是讓我們變得更好的一個元素。

**我知道你在找夥伴的過程中也不是很順利的，那個裡面有滿藏著挫折對嗎？你找了幾次才把團隊找齊？**

蔡：「紅野狼」那次，我們找了三輪。第一輪找齊了之後，過了一陣子大家又接了一些新的事情，當然我們也尊重他們大學生活的規劃，那我們只好再找一輪。然後第二輪又慢慢跟我說不行，然後最後一輪我才把這20人給找齊。

在這三輪找人的過程中，你學到什麼？

蔡：這三輪裡面，我真的覺得我「學會說服」吧。說服他為什麼，應該說表示、表達我要做什麼事情。尤其那個時候最難的就是，讓人家相信我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事情，因為我是第一次做這樣子的一個製作。

聊聊你的新電影「思念構成」。

蔡：這是在「紅野狼」之後的第二部作品。編劇有提醒我要再次強調，這不是「紅野狼」的續集，這絕對不是「紅野狼二」。

「思念構成」是一部，全新的電影。當然因為我們在跟之前的演員合作的過程中覺得不錯，所以我們演員甚至連角色都有延用「紅野狼」的一些元素在裡面。2009年暑假我們把他趕拍完，接著要做後製、剪接這些，三月做首映，然後我希望可以在四、五、六月做巡迴播放。

巡迴到哪裡？

蔡：我的夢想是可以到全球啦，哈哈！！

不過目前比較有可能的第一個當然是新竹地區，接下來就是全省的大專院校。那我們也在亟力尋求像園區的廠商，或者是各界

的資源或是團體。他們可以，就算是包場吧，就是我們可以合作，在那邊播映。我們也沒有要營利，也沒有想要分紅或者怎麼樣，其實我們最簡單的目的，只是想要讓最多的人看到。

是一個分享。

蔡：對，沒錯。

如果說「紅野狼」是一部校園浪漫愛情喜劇，那新的這部「思念構成」，又是怎樣一部電影？

蔡：這會是一部淒美但是又扣人心弦的愛情故事，對，這有一點奇幻的味道在裡面。《思念構成》是一部校園愛情片。承襲了《紅野狼》的部份角色設定，也就是冷涵穎和洪天琅。

但她不是《紅野狼》的續集，而是另一個獨立的故事。正確地來說，這兩部電影是兩個平行世界：沒有前後因果關係，但一起看又能別有韻味。故事裡除了洪天琅與冷涵穎的主線劇情，還有幾個支線劇情，用六個男女間的思念，構成更為豐富的劇情。影片中會提到：「上帝用思念構成了世界」，所以新竹同樣是以思念構成。透過這部影片，我們希望可以集合曾經在這裡奮鬥或是仍舊居住在這裡的觀眾對於新竹的回憶。我們在新竹所留下的記憶，構成了獨特的新竹之美。用思念構成新竹，是這次製作的目的之一。

這部片從去年三月左右開始籌備，並在暑假用了大約一個月拍攝。後來用了大約三個月的工作時間後製、籌備宣傳以及放映計

劃，終於在今年春天順利首映。

## 經費來源呢？

經費方面，我們在籌備期就開出了高達一百萬的預算。本來打算一間企業一間企業談，積少成多。沒想到在陳俊秀執行長的引薦下，我們獲得了群聯電子潘健成董事長的全額支持。同時，我們還得到白文正 T50 築夢基金競賽的獎金。有了足夠的經費支援，我們在拍攝的時候也順利許多。

這次製作所動用的人力估計將近百人。扣掉臨時演員和合作廠商等，劇組也是由四十多個交大學生所組成。設備上我們也有數位內容製作中心的支援，解決了攝影、收音、燈光等問題。出外景時我們還得租借車輛，讓我們的劇組和設備能夠上山下海，記錄下新竹之美。我想讓你們所有參與的人，還有觀賞的人，都留下很不一樣的印象。

## 你特別想學習或敬佩的人或偶像？

蔡：我覺得在電影上面的話，其實我佩服所有的導演。不管他是出名的導演或者是還沒有出名的導演。尤其是動作片的導演，或者是戰爭片的導演。因為一個鏡頭，一個shot，他必須要指揮這麼多的人在那個時間之內完成他們要做的一個事情。有些臨時演員他們需要從鏡頭的右邊衝到左邊，然後誰要開幾槍，然後玻璃要不要破掉，或者是爆破，或者是更多的飛車追逐這些。在看這種電影的時候，我覺得非常佩服他們現場的那些工作人員，當然最佩服的是，他們的導演。

當個導演，要處理很多很混亂的狀態，當狀況很混亂，你是個冷靜的人還是很火爆的人？

蔡：呃，我只敢說我不在現場的話，我會比較冷靜一點，如果像我在拍片現場，通常不怎麼冷靜。對，不可否認的是這樣。我覺得混亂的狀態，或者是一些困難，在處理的時候，第一個當然就是想說，我要怎麼把這個問題，把他細分成一些小問題，然後一個一個把他解決掉。

或者是我反過來想，對我用逆向思考的方式去解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有的時候真的遇到瓶頸不知道怎麼辦，那我從結果來回推好了，我們曾經幹過這樣子的事情。

## 完成《思念構成》，你心裡的話？

蔡：《思念構成》從籌備到今天承蒙了非常多人的幫助。最辛苦的當然是劇組的工人員。他們都是要上課、要考試的大學生，在沒有任何薪水的狀況下，跟著我們一路披荊斬棘至今；當然我也非常感謝校友會執行長陳俊秀以及潘健成董事長的幫忙，因為有他們的肯定，我們才能完成這個製作；不僅如此，這一路還有很多很多人無私地幫助我們。沒有他們，也就沒有今天的《思念構成》。友聲

(本文內容，部分摘自蔡翼鍾去年底接受 IC 之音 FM97.5 「兩個關鍵」節目專訪片段，本文作者為該節目主持人。)